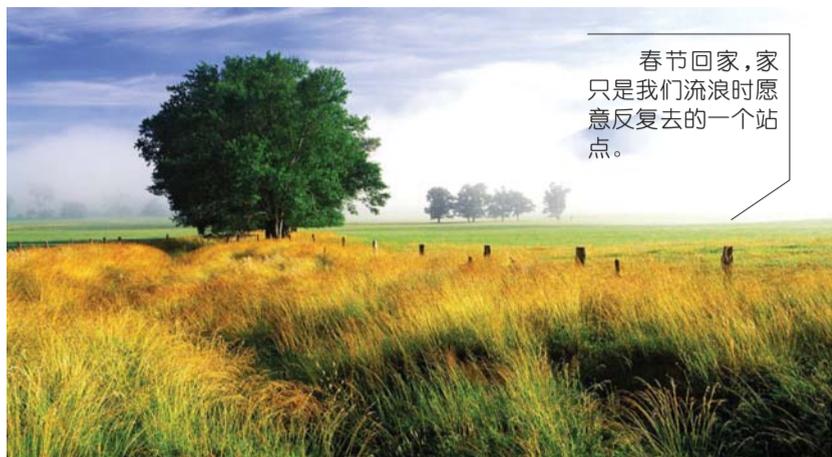


性情文本

带根的流浪

□王丹枫



春节回家，家只是我们流浪时愿意反复去的一个站点。

心在流浪，身体就跟着在流浪。

我是个有家的流浪者。跟所有来到城市打工的外乡人一样，春节我会拎着大包小包加入春运返乡的人潮中；正月初六、七一过，我照例会带上家里准备的腊肠腊肉，动物凶猛般再次挤上被塞得满满的列车回到我工作的城市。像例行公事一般，上车、下车，百无聊赖。

年纪大了，年味也在年复一年地流失，再没有盼年的兴致了。现在春节回家，更多的念头是想多陪陪父母，一年我们顶多有两三次回家跟他们团聚的机会，而每次就是短暂的一周时间而已。父母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往后的日子注定都是掰着手指数过。

跟父母坐在一起，听他们聊家长里短，总会提到他们的心愿——儿啊，别挑了，人就这一辈子，跟谁过不都是一样？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只要你结婚了，我们的心愿就算了。听多了这样的“唠叨”，心生烦扰，爸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无趣？那时很想离开家，虽然他们知道每次提起这些我都会不开心，但每次他们还是会一遍遍给我“暗示”。

去亲戚家拜年，跟长辈们聊天也会心生隔膜，他们都会说：现在回来，你就是客人了。听了这话，回到无所适从，我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，才能找回曾经与他们相处的最初感觉？一句“孩子大了，就是客人”的现场宣判，无意间割裂了连接亲情两端的那根线。

这几年春节回到乡下，村子变得面目全非，记忆中的老屋早就被清一色的楼房取代了。在村子里溜达，以前我认识的老年人，也越来越少了，在村里疯跑的娃娃们都不认识，即使跟同龄人碰了面也只是客套地寒暄几句。家族聚会，我也是独坐一隅，亲戚们

聊得开怀大笑，于我却没有任何笑点。为了营造气氛，他们让我讲讲我所在城市的新鲜事，而我所谈的话题他们听后表情寡淡，有时用“哦”来附和一下，太没意思了。越来越想回城了。

薄情寡义——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人吗？身在故乡是异客，流浪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，与一般认定的返乡应有的惊喜预期颇相对峙，我成了一个矛盾纠结的人——在流浪中想家，即便回了家也在无家的感觉中七上八下。

于是，我渐渐地发现，灵魂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，走到哪里都是在流浪。春节回家，家只是我们流浪时愿意反复去的一个站点。一旦假期结束，返回居住的城市，心里瞬间空落落的，像失了魂一样。“年”就这么过去了，城市的主题依然被暗流涌动霸占着头条，人们川流不息疲于奔命，拼凑出一部五味杂陈的现实物语。依然是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，乏味到了极点，但为了活着，你得继续乏味下去。生命，从此进入了一个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“怪圈”，命运注定我将会长期在异乡的镜花水月幻影里寻找自己的身份。

家究竟在哪里？我到底

算哪里人？在城里买了房子，为什么还是无所依托？混居城市多年，最头痛的为什么还是方向不明？在城市，我永远进入不了，永远是外乡人；回到故土，那个我日思夜想的小山村成了只可怀念不能归还的梦里故乡。

举目四顾，寻找身份认同的外乡人，又岂止我一个？

去年春节回家见到了好些年没有见面的夏哥，他从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，现在拿到了绿卡。夏哥曾在微博中写道：“家乡作为记忆符号正在被篡改，也被我消耗。我觉得家乡是我最宝贵的干粮，但我正在使用它，它会越用越少。”妻女都在美国，拿着不菲的工资，但夏哥依然无所依托，依然在流浪漂泊。这次回到家乡，起初的怀旧感被陌生和失落填满，他也被亲戚和父老乡亲当成了客人。夏哥说，油菜花开的那年离开家乡求学，此生注定了是一次没有回程的流浪。返美时，夏哥带走了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、四大名著，还有全套的金庸及张爱玲全集，他说多带点儿，女儿长大后后会看，他和老婆老了就靠这些过日子了。

英国小说家毛姆说得好，有些人诞生在某个地方

可以说未得其所，机缘把他们随便地抛到一个环境中，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。在出生地，他们就像过客，那些孩提时代再熟悉不过的小巷和打谷场，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驿站罢了。也许正是对家乡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游子们远游异乡，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。而这个“永恒寓所”也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地标，心灵上注定了会居无定所，流浪漂泊。

带着根去流浪的古人白居易早就说了，“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”家乡历来都是个文化价值大于地理价值的载体。时代的车轮总是诱惑着年轻人离开家乡，去往人多的城市，那里有闻所未闻的霸道磁场，可一旦去了，再也无法挪步离开，这就是当今众人的境遇。

生活逼迫我们就范，每个流浪所经之地都是一处驿站，我们不是匆匆过客，就是过客匆匆。灵魂无家可归时，我们就成了彻头彻尾带着根流浪的“大地上的异乡者”，究竟浪迹何处，流向哪里？而这些终究只是生命的形式和走向罢了。你要做的，就是带着根去流浪。

读史偶得

奇蛇趣谈

□戴永夏

蛇年将要到，不妨说说蛇这种动物。

蛇是一种聪明灵活、神秘而又凶猛的动物，远古时代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。人们既敬它，又怕它；既把它当做智慧的载体，又将其视为阴谋的化身，对它的感情复杂多样。一些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中，也记录了许多神秘诡异的奇蛇趣事，让人读之，颇感新奇有趣，获益多多。

清代梁绍壬的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等书中，记有一种叫“量人蛇”的毒蛇。这种蛇又名“比蛇”，生活在广东一带的山中，一般长两米左右。它有一个怪癖，就是爱跟人比身高，一遇行人，它就会竖立起来，长鸣一声“我高！”若行人没有反应，它便自鸣得意，将那人猛咬一口；若行人举起手中的家伙，应一声“我高！”它即垂头丧气，自行坠地而亡。因此，在山路上行走的人若遇上量人蛇，会将随身携带的雨伞、拐杖等高高举起来，以保护自己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有感于此，在《比蛇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好向人间较短长，截冈要路出林塘。纵然身死犹遗直，不是偷从背后量。”诗中既批评了量人蛇不自量力、争强好胜的习性，也赞扬了它慷慨仗义、不搞阴谋诡计的优点，颇值得玩味。

跟“比蛇”的好比相反，有的蛇则“懒”得出奇。如山东半岛的昆崂山中，有一种叫“土懒蛇”的“懒蛇”。这种蛇有剧毒，外貌跟眼镜蛇相似，颜色和山路相近，常卧于山路中央睡懒觉，不易被人发现。行人结伴在山路上走，当第一个人从它身上迈过时，它懒得睁眼；第二个人跨过时，它也懒得欠身；但第三个人再碰上它，就在劫难逃了。它会毫不客气地猛咬那人一口，然后迅速跑掉。被咬的人如无蛇药及时救治，会很快死掉，俗谓“三步倒”。因此山里人得出经验：几个人在山路上行走时，千万不要前后鱼贯，而应左右排列，同时前进，以免被懒蛇所伤。由此可见，懒蛇其实并不“懒”，它只是“犯而不校”。但这“不校”也有限度，那就是再一再二不再三。如果一再受到“侵扰”，它就会坚决回击。

如果说以上两种蛇的所为只能算雕虫小技的话，那么“九尾蛇”的本领则大得令人生畏。清代袁枚在《续子不语》中所记的这种毒蛇，生活在江西的深山之中，生有九条尾巴，尾端能发射毒液聚成的“毒弹”，对人兽威胁很大，所以山里人都很怕它，每天日落前就关门闭户。有一次，一个商人来到山中，住进旅店。尽管人们告诫他山中有怪兽，夜晚不要出门，但他自恃会些武艺，又挡不住山中月夜美景的诱惑，便在晚饭后开门出去赏月。他走出旅店不远，忽见数十只猴子惊慌失措地从远处跑来，边跑边叫地爬上一棵大树。商人随即爬上另一棵大树，想看个究竟。不多时，一条大蛇从树林中窜出。它身如圆柱，两眼灼灼发光，腰以下的九条尾巴协调地向前爬行，并一路留下铁甲般的声响。这条蛇爬至猴群藏身的大树下，九尾倒立，一边像跳舞一样不停地旋转，一边从尾端的孔中不断向树上发射“毒弹”。群猴中有“中弹”者，哀叫着一头栽到地上，腹裂而死。大蛇在树下慢慢地吞掉三只猴子后，才摆动着尾巴扬长而去。商人看罢，吓得两腿打战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夜间外出。

当然，蛇中有“武林高手”，也不乏“文艺精英”。清代学者陈鼎在《蛇谱》中，就记载了一种会唱歌的“歌蛇”：

是蛇至秋风清、秋月明之夜，辄长歌如蚓然，有节韵抑扬婉转，伊若刻羽流商。嗟乎！是蛇如可奏，不妨蓄十余头作一部歌吹。

陈鼎耽于蛇的长歌妙曲，想组建一个蛇演唱班子，这想法既新奇，又浪漫，但是却很难实现。因为蛇们的精彩表演，不都是与人为善，有时也别有用心，这从他所记的几种会说话的蛇中可以看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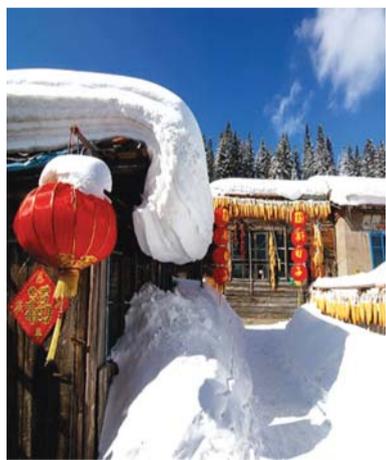
《蛇谱》中写到越南北部的邱蟠山上有一种叫“夜里叫”的蛇，每至午夜，就大呼“救命”，声音听起来颇为恐怖。另一种蛇叫“肚里饿”，身长尺许，色如竹叶，不咬人，也不怕人，见了人就喊“肚里饿”。若投给它食物，它就接而食之，看上去倒很老实。还有一种“唤人蛇”，就跟老实不沾边了。这种产于广西山区的毒蛇，常伏在草莽间，当有人从身边经过时，它便关切地问道：“何处来？哪里去？”一口标准的河南话。这人如误认为蛇在向他表示好，赶忙做出回答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这蛇会暗地里跟踪他，他即使走出几十里外，进了家门，晚上蛇也会破门而入，将他吃掉，没有人能够制止。

由此看来，古人畏蛇，对它高度警惕，并非偏狭多心。因为蛇如人，有好有坏；蛇性如人性，复杂而多变。即使一些看似“善意之行”、平常之举，也往往包藏着祸心，埋设有陷阱。善良的人如不洞察明辨，极易上当受骗，付出沉重代价。

速写人生

父亲的腊月

□黑王辉



每当进入腊月的时候，父亲就格外郑重起来，他思谋的事情也多了。

父亲在腊月里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等待我和弟弟回家过年。

弟弟老早下了学，外出打工，常年不回来，只有过年时回家一次。我呢，差不多也是如此，我上完大学，在城市找到工作，留在城市打拼，所以也很少回家。只有过年时，全家人才能在一起团聚。

所以，每当进入腊月的时候，父亲就格外郑重起来，他思谋的事情也多了。他把鸡都给圈了起来，省得它们到处跑，弄得满院子都是鸡屎；院子里的旧塑料瓶、空酒瓶、饮料瓶、废铜烂铁，父亲叫来收破烂的，都给卖掉了；过年用的劈柴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，他也整整齐齐堆在墙角。院子经过他的整理，顿时变得清洁干净许多。

趁着月初还不忙，父亲让母亲把几床被子都拿到院子里晒晒，把被单被罩洗干净。他呢，把我和弟弟的房间给打扫了。他知道我回来肯定要摆弄我书架上的宝贝书，于是，他把书拿下来，擦干净上面的灰尘之后，重新归位。弟弟房间的摩托车，他也推出来刷了刷。弟弟把它当宝贝，他走之后就锁起来，还一

再叮嘱父亲不准外借。过年时弟弟回来，可是会骑上它去潇洒呢！我和弟弟都有了女友之后，父亲把房间打扫得更加干净，窗户的玻璃上还贴了剪纸，喜上眉梢，百鸟朝凤那种。他特意到集上买了新床单、新被罩，大红的，喜气盈盈。红彤彤的，是父亲的希望，也是对我们的期待。

这一年来风调雨顺，地里的收成好，光秋季的花生就卖了两万多块。父亲盘算着，今年要多割些肉，准备七十斤吧。虽说要花小一千块

钱，可父亲丝毫不含糊。父亲肩上扛着半扇肉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阳光冷冷照着，风呼呼吹着，父亲的心里充满温暖。因为，他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充满期待，一年，也就这十几天全家在一起团聚的时光，怎能不好好珍惜呢？

腊月的几个集，父亲是次次都要赶。他赶集的时候拉着架子车，每次都要拉回来一车东西，有时候车上装着两袋子萝卜、一袋子白菜，有时候是人造肉、豆腐、干张，有时候是调料、花生油、

瓜子、水果糖，有时候是芹菜、蒜薹、西红柿，有时候是成捆的葱和蒜苗、蒜瓣、姜。父亲的记性差，本来想着到集上买什么东西，可是，还没走到就忘了。后来，父亲只好用烟盒纸记着，到了集上，一样一样买，最后汇总，确认没有遗忘什么之后，父亲才拉着满满一车年货往家走。可年货总也办不齐，往往到了腊月廿八，一想，鞭炮还没有买，年画也没有买，父亲一拍脑袋，自言自语说，你看我这记性！就连忙骑着自行车往集上赶。

腊月底的时候，年货差不多已经齐全，父亲闲下来，有事没事，他就爱往村口走。他盼着一抬头，就看见我和弟弟拎着大包小包下了车。似乎，父亲并不焦急，他并不急着给我们打电话，他知道这样的等待也是美好的。即便是一抬头看见我们，他也不会表现出格外的欢喜，只淡淡地说一句：“回来了？”得到我们的应声，他就接过我们的行李往家走去。

不过，从他那比我们还轻快的步伐里，我可以感觉到，父亲的欢喜，差一点就溢了出来！

编辑：孔昕 邮箱：kongxin3057@163.com